

70年前, 鬼子屠城金家寨

79岁老兵讲述日军的滔天罪行

梅山水库下有个金家寨, 曾是立煌县(今金寨县)最初的县城。70年前的元旦, 日本鬼子在这里发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今年79岁的虞先生, 曾是抗美援朝老兵, 也是这场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

周玉冰/文



杨家滩浩劫

屠城两天后, 5日清晨, 日军分两路挺进, 一路去商城, 另一路2000余众沿史河北下, 以3架飞机开道, 在开顺、叶集烧杀掠夺。其中, 杨家滩小镇被炸光, 沿途尸骨累累。

虞先生的父亲就在这次烧杀中被鬼子刺死。1934年出生的虞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 1939年春夏之交, 一支日军在合肥大蜀山南麓遭到138师52旅和第八游击纵队设伏狙击, 四百余人全部被歼。于是, 鬼子到处骚扰报复, 虞先生的家被烧毁, 父母带着他和哥哥逃难到寿县。

这年初冬, 鬼子又攻到寿县, 疯狂屠杀。他们一家人躲进了清华医院(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 才逃过一劫。

“原本以为立煌是省政府所在地, 又有大别山掩护, 是安全的。没想到, 几年后, 逃亡至此, 父亲还是惨遭鬼子杀害, 全家第三次被烧。”回忆往事, 79岁的虞先生痛恨地说, “临时省会立煌, 汇聚了四乡八里的民众, 因为鬼子的烧杀, 一下子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寇罪行, 罄竹难书!”

虞先生有位同学戴祥润, 今年84岁, 是鬼子刺刀下的幸存者。鬼子占领金家寨的第二天, 父亲戴鼎铎将老婆和几个孩子安排避进深山, 带着老三戴祥润和女婿等一行五人向叶集出发, 却被追赶来的日军强行抓走。凌晨两时许, 他们将抓来的14名中国人围在一家民宅的院内进行刺杀, 刹时间, 惨叫声、挣扎声与鬼子的狂笑声交织在一起。

父亲和姐夫都被刺死, 14岁的戴祥润见状想跑, 几个鬼子向他扑来, 第一刀直刺他的腰部, 随后又朝他的颈部刺一刀。戴祥润咬牙忍痛一动不动, 鬼子以为他死了, 就将沾满鲜血的刺刀在他脸上抹了抹, 刺刀从他的颈部擦过, 又划破一道血口。幸好, 他被好心的农民相救, 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从苦难中坚强活下来的虞先生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 并且在异国他乡遇到了失散5年, 同是志愿军战士的哥哥。历经疯狂屠杀和纷飞战火, 两位老人如今爱谈论文史, 告诫年轻人要珍爱和平,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惊慌失措的元旦

1938年初, 日本侵略军进犯长江流域, 从上海沿江西进。国民政府安徽省政府闻风丧胆, 匆忙将省会从安庆迁到大别山怀抱中的六安。5个多月后的6月27日, 临时省会又迁到立煌县城金家寨。

1942年底, 驻扎汉口的日酋攻田家赴南京参加一个会议返回途中, 座机在

黄梅宿松一带被高射炮击落。为此, 日军增派部队, 进犯立煌, 图谋报复。

这期间, 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因事去西安, 便由张纯义代任总司令。

日寇进犯的消息传来, 偏安立煌的官太太们渐渐转移, 但当局禁止百姓移迁, 出告示不准“造谣”。1943年元旦一

早, 省政府在立煌飞机场召开庆祝大会, 举行阅兵式。张纯义甚至称几个鬼子, 赤手空拳也能吃了。

当日下午4时, 南、东、西路都传来敌情, 只有向北通往叶集一路可逃。一时间, 街上蜡烛灯笼卖个精光, 夜黑风高的夜晚, 火光冲天, 哭声震野, 人们争相逃命, 沿途落水的、踩伤的不计其数。

屠城金家寨

因为刘尚志的三十九军等队伍无处避战, 受命增援的四十八军也是畏敌如虎, 不敢交战, 张纯义指挥失灵。元旦当晚, 在进攻金家寨的路上, 鬼子将茅坪包围。200多名拉来的壮丁被绳子绑着, 押解的人只顾自己逃命, 没人顾得上解绳子。第二日拂晓前, 鬼子以机枪封锁茅坪小街两头, 将酣睡中的士兵、民夫、商人、学生及200多

名壮丁等全赶到街西河滩上, 对誓死不屈的人一一用刺刀捅死。几日后, 人们将附近的562具尸体合葬在一个大冢内, 这就是现在青山镇茅坪村境内的“万人墓”。

第二日, 在距金家寨30里的查儿岭, 171师13团3营8连奋勇抵抗日寇入侵。终因寡不敌众, 最后弹尽援绝, 连长周绍奎及大部士兵为国捐躯。当晚黄

昏, 日军进入县城金家寨市中心区, 奸淫妇女, 无恶不作。

鬼子另一个恶劣行径是烧杀抢掠, 从古碑冲到金家寨25里长街, 所有机关、商店、学校与民房陷于一片火海, 死伤者不计其数, 物资也被日军掠夺一空。“焦土连片, 尸横遍野。惨绝情形与南京大屠杀一般。”虞先生描述道。

艺术大师李叔同的情感世界

1918年8月的一天, 杭州虎跑定慧寺来了一位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她自称春山淑子, 是日本人, 来找几天前在这里剃度出家的丈夫李叔同。

李叔同脸上的肌肉微微抖动, 但立刻又恢复了平静, 几乎面无表情地望着眼前这位美丽绝伦的女子。许久, 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 撩起额下的一缕胡须, 轻轻地剪下, 小心翼翼地放在淑子手里。

摩挲了几下心里的胡须, 淑子紧紧地攥起手掌, 再一次用目光盈盈的双眼凝视着李叔同。李叔同双手合掌, 随后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淑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许久、许久……

李叔同, 188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贵之家, 父亲李筱楼是当时津门富甲一方的商人, 曾经中过进士, 做过吏部主事, 后来辞官经商。李叔同在富贵乡里长大, 从小聪明伶俐, 乖巧可爱。李鸿章在见到年方五岁的李叔同时, 被这个孩子身上聪慧灵秀的气质所吸引, 惊为“天人”。

浑身充满艺术气质的李叔同, 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暗恋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李叔同曾经送给杨翠喜两首《菩萨蛮》, 词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其中一首: 燕支山上花如雪, 燕支山下人如月; 额发翠云铺, 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 叶底秋痕瘦; 生怕小言愁, 言愁不耐羞。

然而, 李叔同的初恋不久就终结了。很多京城的高官巨贾来到天津, 都会去福仙戏院一睹名伶的风采, 其中就包括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天津的地方官员段芝贵把杨翠喜从福仙戏院里赎出来, 亲手送到庆亲王府的府上。

李叔同得知自己倾心的女子被当作礼物送入了豪门, 终日泪洗面。家人赶快托人为他物色结婚对象, 很快, 媒人就为李叔同物色到了一个殷实的茶商的女儿——俞氏。1897年, 虚岁18岁的李叔同和大两岁的俞氏结了婚。

结婚后的第二年, 李叔同公开表示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支持, 让一些守旧的当政者颇为恼火, 因此, 李叔同干脆带着母亲

和家眷把家迁到了上海, 加入了文学团体“城南文社”, 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号称“天涯五友”, 每日饮酒吟诗作画, 好不快活。

1905年, 母亲病逝, 李叔同携眷护送母亲的灵柩回到老家天津。在天津安顿好俞氏和两个幼子的生活之后, 李叔同毅然东渡日本留学, 专攻西洋油画。

一次, 李叔同在公园里写生。正当他在画板上涂涂抹抹时, 忽然瞥见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李叔同浑身一震, 在这个姑娘身上, 他依稀看到了杨翠喜的影子, 但是, 她比杨翠喜更加清丽脱俗。

姑娘名叫春山淑子, 是上野卫生学校的一个学生。为了和李叔同在一起, 淑子甚至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成了李叔同的第二位妻子。1910年, 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院学成回国, 春山淑子义无反顾地跟随李叔同来到中国。

世事难料, 1918年8月19日, 39岁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为僧, 法号弘一, 1942年在福建泉州圆寂。周京辉



李叔同画像(祁少龙作)